

社就是家

豫 剧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就 是 家

(豫劇)

時間：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。

地點：一個農業社員的家中。

人物：

丁大娘：五十多歲。(娘)

· 小宝：十三歲，丁大娘的小兒子。(宝)

丁二叔：四十多歲，農業社隊長。(叔)

(幕啓，丁大娘拿着綵帶在打地。

娘：(唱)

太陽一出亮堂堂，

丁大娘早起打掃門房，

一邊掃來一邊想，

心裏陣陣喜洋洋，

金宝社裏去勞動，

小宝兒也去上學堂，

閨女、媳婦多勤快，

下地做活都要強，
我老婆手脚还健壯，
裏裏外外也帮忙，
一家老少入了社，
日子一天比一天強！

（扫到門口，發現丟的白菜帮）看，這麼好的白菜帮就扔了，多可惜！（拾起放一边，又見丟在地上未燒完的煤核）嗨，掏煤渣也不檢淨，这煤還沒燒透哩，就倒出來了！（檢起放一边）唉，日子過大了，年輕人對這都不在乎了！

（唱）

不当家不知柴米貴，
年輕人哪知日子難！
我老婆活了五十幾，
有吃有穿才幾年，
翻身分了房和地，
用啥还是不齊全，
少車沒牛缺犁耙，
求親告鄰開口難。

虽說有头黑驢子，
磨麵还得借磨盤，
家裏燒火缺煤炭，
三更半夜自己担。
自从入了社，
少作多少难：
車牛不用愁，
犁耙也不难，
社員缺了煤，
有大車拉門前，
社員要磨麵，
有牲口拉磨盤，
比着往年真方便，
叫人越想越喜欢！

（白）一早起，金梅跟她嫂到社裏磨麵去了。按社裏規矩：用社裏牲口，磨二斗麥子算是一晌，四升穀子歸社，外扣四个工分。金梅她倆，掂上二斗麥，就“騰騰騰”到磨房去啦。年輕人，沒心計，也不划算划算，反正是出四个工分，磨二斗算

一晌，就是把牲口趕緊點，多磨一小會兒，磨它个二斗四五，还不是只算二斗嗎？还不是一样出四个工分？再說那四升麸子，全給社裏，也是餵了牲口。俺要是留它二升，摻上乾麥子，再趕着牲口磨它兩趟，又能多出十來斤麥麸麵，仁核桃倆棗的，社裏誰还計較这哩！

（唱）

这不过叫牲口多拉兩趟，
大量着沒有人說短道長；
到屋裏再取三四升糧——

小宝（內叫）娘！

（上接唱）小宝放学离学堂！

（白）娘，飯好了嗎？

娘：（高兴地）好了好了，还能耽誤你的大事？看把你慌哩？

宝：娘，你不知道。老師說，吃了飯还要給俺講合作化的事哩！

（快板）

毛主席、訂計劃，

全國農村合作化，
今年咱是農業社，
明年就要集體化。
拖拉機、圓盤耙，
不用老牛把犁拉，
我在學校學本領，
長大要當農業家。
老師對我講，
叫我宣傳合作化，
宣傳得全村都入社，
才算個小小宣傳家。

（白）娘，你說好不好？

娘：好嘛好嘛，誰還不知道好，还用你說哩！
快吃飯上學吧！

寶：俺嫂、俺姐咋還不回來吃飯哩？

娘：她倆在社裏給咱磨麵哩！

寶：該下晌了，咋還不回來？我去看看磨淨了沒有？（欲下）

娘：（拉住他）等等，我再取幾升麥子，你給我捎到磨上，叫你嫂摻上二升穀子，再磨

兩三遍。

宝：（驚奇）怎麼？該卸磨了，咋还往那兒送哩？

娘：哎，用社的牲口拉磨，磨二斗扣四分，磨它二斗半、不还是算四分嗎？

宝：娘，那可不行吧？俺老師常說：“社就是家”，可不能虧了社……

娘：小小孩家，知道个啥呀？

（唱）

昨晚你嬌去磨麵，
虧她細心打算盤，
緊趕牲口多拉磨，
听說磨了二斗半，
磨多磨少都扣分，
少磨幾升才划算。

宝：娘，這可不行呀！

（唱）

二叔說：大河沒水小河乾，
社裏吃虧社員攪。
要把牲口累坏了，

社裏耕地要作難，
牲口壯實收成好，
咱家糧食分滿圈！

娘：（唱）

小小孩家懂什麼，
掐掐算算度日月，
多磨兩遍馱子麵，
咱就多吃幾個饅！

寶：（唱）

多吃倆饅不算啥，
累壞了牲口划不着，
牲口不能把活幹，
這個損失大得多！

（白）咱光想多磨出點馱麵，要把社裏牲口累出毛病，社裏吃虧，咱也要落個“壞社員”的名字。

娘：我不信，那麼大個驢子，趕緊點，走快點，多磨一小會兒，就能累住牠？

寶：哼！俺大爺想多磨一小會兒，你也想多磨一小會兒，要是人人都想多磨一小會兒，

就是鉄牲口，也要累坏哩！（想了想，帶點頑皮地）娘，你那一回，進城剛回來，到家還沒吃飯，就趕緊去看俺舅的病，赶回來不是把你累的歇了兩天？那牲口該吃草了，不叫卸牠，還叫牠“多磨一小會兒”，就不会累出病來啦？

娘：（笑罵）你个坏蛋孩子，那人能跟牲口比呀？

宝：（帶笑還嘴）那咋不能比？該吃不吃，該歇不歇，都會鬧病。

娘：（生氣）养活大了你，會跟娘吵嘴了。不知道東西管用，胳膊腿你都朝外扭。我使不動你，我自己去！（欲下拿麥）

（丁二叔上。

丁：（唱）

合作起來力量大，
抗災增產有辦法，
昨晚下了四指雨，
快把新穀種地下！

宝：那不是俺二叔來了！

叔：大嫂！咱家金宝侄兒上獸醫站給牲口治病去啦，我來交代一聲，別等他回來吃早飯了！

娘：社裏哪個牲口病啦？

叔：嫂子！

（唱）

他大嬸昨晚磨麥子，
套上社裏黑毛驢，
社裏規定磨二斗，
她偏磨了二斗七……

哎呀！那不是原先俺那頭黑驢嗎？
怎麼不是呀！

（唱）

自從黑驢入社裏，
吃草幹活挺結實，
昨天後晌犁罷地，
他嬸套上磨麥子，
他嬸只怕磨的少，
叫她小林去趕驢，
那小孩掂個秫秸棍，

又是打來又是踢，
把牲口赶得大喘气，
磨夠一晌还不依。
也是社裏沒注意，
她一气磨了二斗七，
飼養員見了強卸下，
牲口出汗濕肚皮，
牽到槽上把牠餵，
水不喝來料不吃，
只圖她多磨二斤麵，
累坏了社裏黑毛駒！

娘：（唱）

听說这事嘆口气，
叫人心疼了不的，
俺那黑駒个头大，
毛色黑明膘又肥，
拉套下地有力气，
足抵一头好驃子，
叫她累成这个样，
誰的心裏不可惜！

宝：哼！这就是自私自利，不爱社，光为自己多吃几个麸麵馍！要是咱那大青驢子也累成这样，咋办哩？

娘：（刺着心病）爬走吧！小小孩家，少說些敗兴話！（对二叔）唉，这事真叫人心疼的慌！

叔：可不！社員們听說，都是埋怨她哩。飼养員刘大爺在社委会上提出來叫她給牲口治病，金明那小夥子脾气一火，还吵着非叫她賠牲口不可！他大爺听說牲口累坏了大家不願意，她也怪不好意思，沒等別人吭声，自己拿出三塊錢，給牲口治病。你說，虧大家，利自家，今天就耽誤了社裏幹活，她自己也沒佔啥便宜，臉上还落个不光采。这是圖啥哩？

娘：論說，他爺也是，你就光想自己多磨一會兒，也叫牲口歇歇唄！为那幾斤麵，值过不值过的，叫俺那黑毛驢累出一場病來。真是……

叔：嫂子！还是你明白。

（唱）

合作社好比一盆花，
澆水打杈靠大家，
人人愛護花開大，
一人不好虧大家；
社裏的騾子社裏的馬，
社員都要愛護牠，
農業社就是咱的家，
虧了社也是虧自家！

娘：（受到教訓，有些不好意思）是嘛，唉……

叔：（少停）喲！只顧說話，倒忘了快該打上工鐘了。大嫂，我走啦，金寶到晌午才能回來，別等他吃早飯啦！（下）

娘：（站着，想）農業社就是家，一人不好虧了大家……

寶：娘，我說牲口該卸就得卸了餵餵，你不信。看，俺嬸把黑頭累病了，你可心疼啦吧？

娘：（驚覺）別說嘴了，小寶，該卸磨啦，快到磨上，叫你姐、你嫂，把大青騾子卸下來，那四升穀子都交給社裏餵牲口，咱一升也不留，快、快去吧！（寶跑下）

娘：唉，我呀！（唱）
清早她倆去磨道，
我嫌二斗磨的少，
还想再添三四升，
麩子不往社裏交，
緊趕騾子多拉套，
麥子摻麩磨幾遭，
只想着磨的多了自己好，
不管騾子累斷腰，
他二叔說着他大孀，
倒叫我臉上直發燒！

宝：（高兴跑上）娘，娘！我不用去了，俺姐
俺嫂都回來了！

娘：咦！今天咋磨的這麼快？

宝：娘，人家怕磨二斗，騾子受不了，只磨了
一斗八！

娘：（手撫胸口）哎，我可放心了！

（唱）

聽說磨了一斗八，
一塊石頭落地下，

年輕人，心胸大，
一心想着為大家，
要依我這老腦筋，
兩眼光顧自己家，
磨夠二斗還不算，
四升五升往上加，
累壞了社裏大青驢，
種穀用啥把犁拉？
萬一有人說句話，
叫我有嘴拿啥答？

（白）唉，要是依了我這老腦筋，把驢子累出病來，人家就不說我，叫我这老臉往哪兒擱哩？

〔鐘聲響。「農業社是咱的家」歌聲，漸遠。

寶：娘，你也別難過了。農業社就是咱的家，咱往後用社裏的東西，使社裏的牲口，可得比自己的東西還要心疼才行啊！俺二叔不是說了：

（唱）

合作社好比一盆花，

澆水打杈靠大家，
人人愛護花開大，
一人不好虧大家！

娘：（唱）
你二叔說的是好話，
農業社就是咱的家。

宝：（唱）
社員都要愛護它，
虧大家也是虧自家，
只要社裏收成大，

娘：（唱）
大車糧食拉到咱家。叫小宝！

宝：（唱）哎，媽媽呀！

娘：（唱）
接她倆，快回家，
吃罷快快把地下；
你也快快上學去，

宝：（接唱）
學本領當一個農業家！

（同下）

——劇終——